

琴台  
潘國森

## 華山派出了鮮于通！

近幾年常遇見有香港大學校友慨嘆，我們這個香港大學畢業舊生的身份會不會變成一種負累，皆因他們感到香港大學這所香港第一家現代大學的金漆老招牌，快要令今時今日的學弟學妹敗壞過透了！

筆者對此心態樂觀，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就有如《倚天屠龍記》有一小插曲，張無忌與華山派一高一矮兩位前輩者宿談論當下掌門人鮮于通之喪德敗行，會不會損害到華山一派在江湖上的名譽。張無忌的意思是華山派偶然出一個敗類，不會影響整個華山派的江湖地位。

再如釀酒廠生產的葡萄酒也要看出品年份，葡萄歉收年的酒自當身價大跌，酒國前輩都會識貨。不過普羅大眾仍有可能分不清楚，以為既然連續幾年都出了缺德無才的學生會會長，整間大學的畢業生都會醜德齊。

實情是我們日常在反政府傳媒見到那些倒行逆施的「學生領袖」，從來都不是主流大學生的「示範單位」。現在不是香港各間大學的全體大學本科生都出問題，主要是學生會的各級頭領，什麼會長呀、幹事呀、秘書呀等等，他們言行舉止令人側目，當然會影響社會大眾對整間大學的綜合觀感。此所以金庸筆下華山派的高老者和矮老老都擔心卑鄙無恥的現任掌門人鮮于通會是「一顆老鼠屎弄得一鍋粥」！所不同者，《倚天屠龍記》入面華山派立刻讓鮮于通認了罪；我們今天各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壞事做盡而仍然逍遙法外。

其實參加大學學生會不良活動的大學生，在許多年前已經陸陸續續幹盡敗壞大學名譽的事。說到底，一間學

校的畢業生即使畢業離校許多年，在社會上不論行善抑或作惡，都有可能影響到學校的整體形象。

近十多年來，我們見證了學生會的淫濫、學生會的貪婪和學生會的兇暴！此間大學通常有一個總的學生會，全體本科生都被強迫入會，然後學院有屬於院級的學生會，系有系會、宿舍有堂會，甚至各種文娛、康樂、運動等範疇有規模更小的學生會。

各大學每年開學時不停爆發「淫賤迎新」活動的醜聞，各級學生會的頭領簡直是「成人小電影」導演上身，濫用活動組織者的「權力」，強迫同學做出有損於院級的學生會，甚至有系會、宿舍有堂會，甚至各種文娛、康樂、運動等範疇有規模更小的學生會。互不相識的男女同學疑似模仿色情電影入面那些猥褻的肢體接觸。類似事件愈演愈烈，甚至出現了嚴重性侵害，曾有男生與同夥用暴力制服受害同學，然後將自己的性器官放在受害人的臉上！結果怎樣？「淫賤迎新」照樣每年「行禮如儀」，大學高層未見有人具備足夠的道德力量去撥亂反正。

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鐘）」之後，學生會的活躍分子更見充滿仇恨，遇持不同意見的人，往往粗言穢語對待而不能自制。

香港社會向來禮敬讀書人，這是中國故有優良傳統，此所以市民對大學教師每多敬稱為「學者」，而對大學生的越軌行為亦較多寬容。

大學生到了本科畢業時，一般都已二十歲過外，其實已經是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除此之外，教育界的「魑魅魍魎」責任亦很大，再不清本溯源，香港的教育質素、教育成效，必定會一天一天的爛下去！

(香港教育大危機之一)

琴曲  
乾坤  
余似心

## 梵高之精神錯亂

我有一次打瀉了一瓶洗油畫筆的無味松節油，急忙清潔，不久心跳急速，像要從口裡跳出來般，兩、三小時後才稍為平伏，與中毒無異。

我一位教畫的老師在畫室經常咳嗽，我們懷疑一瓶瓶的洗筆水、調色劑揮發的氣味作怪，堅持大家把瓶蓋蓋好，他的咳嗽便不藥而癒。有學生在畫室逗留過久，也會有胸膈不適的現象。認識一位以油畫著名老畫家，有天到來看我們繪畫，他無限唏噓地表示：「我不能再畫畫了，年輕時開始，我日以繼夜地享受繪畫，家裡就擺滿繪畫顏料和用具，隨手拿來便畫。殊不知每天這樣地吸入揮發性的顏料、調色水、洗筆水等太多，肝臟就慢慢中毒，身體嚴重受損。」

有天一位當護士的畫班同學半開玩笑地說：「繪水彩畫或國畫好，人都較長壽；畫油畫的人大多短壽啊！」心想，畢加索不是享年九十二歲嗎？

文藝復興年代的達文西也有六十七歲，當時是長壽的了。

縱使如此，我仍相信有些廠出產的油畫用料和調色劑等對人體有一定程度的傷害。電影《情迷梵高》在探討梵高的死因，我一直深信這可憐的窮畫家，因為買不起品質較佳的油畫材料，用的都是平價劣質貨品。尤其在下雪的冬天，他關上門窗躲在家裡畫自己簡陋的傢具、畫自畫像，長期吸入含毒素的揮發性物料而使神經受損，以致精神錯亂。已有專家提出過這猜測。無可否認中外名畫家都有短壽者，中國的陳逸飛卒時59歲，折東旺年僅51歲，但無從證實他們的死因是否間接或直接或油畫的用料有關。

不過，在歐洲仍為大眾推崇的油畫用料，在北美早已摒棄，學校都以塑膠彩代替，而香港某些學院也禁用油畫顏料。當然塑膠彩的效果難與油畫相比，期望有天所有油畫用料都經檢測不傷人體才可以出售！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 賺該賺的錢

攜程最近攤上事兒了。先是原本6,000元的機票卻呃顧客9,000元的「退票費」，被顧客一怒之下告到消協。最後攜程CEO孫潔率領兩位高層鞠躬致歉；沒兩天，微博大V、知名媒體人王志安又痛批攜程競價排名，稱其把正常三星都不到的酒店按照所謂自己的評級系統「偽裝」成「五星級豪華酒店」，認為是誤導消費者。

發稿時的最新進展，攜程方面的回應與王志安再次產生了糾紛，王志安被火上澆油，勢要討個說法。而最壯觀的，是在「退票費」及王志安的微博徵信下，湧現出海量的吐槽留言，群情激昂，聲勢浩大，廣大受害群眾彷彿終於找到了組織，紛紛痛說自己苦澀的「攜程回憶」，並號召「卸載攜程」。

當刷留言刷得拉不到底，當一下子看到幾十上百個詳細案例時，除了震撼，還有一個深深的感覺：老百姓對攜程的怨念真的深到一定程度了。小理想了想，覺得原因有二：

第一個，攜程在許多糾紛事件中的做法確實欠妥，商家追逐利益無可厚非，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總走偏門，實在難以端上枱面，也難免讓人不齒。

比如退票費事件，先拋開6,000元呢9,000元不講，據當事人表示，自己是訂票後20分鐘就因故改變行程的，同時馬上打電話給攜程客服要求取消，但客服卻以「已經出票」為由拒絕取消，稱只能退票，退票費是9,262元。該客戶於當日晚致電航空公司，發現並未出票，而且機票原價為6,415元。

再比如王志安的「競價排名」事件。也拋開其指控的競價排名不講，單講王志安首次發文炮轟之後攜程的回應。該回應稱王志安當時已經「接受了退款」，但王志安卻明確表示他拒絕了退款，「就為了能堂堂正正地給攜程打差評」，並由此引發了第二篇長文炮轟，同時質疑攜程方面是有意抹黑他，更引來網友的一波情緒高潮。不同於對房間品質的主觀評定，有沒有退款這件事其實是很好拿出證據的。

作為一個市場佔有率第一的大企業，面對這種公關危機時實在應該更成熟更圓潤：如果確實退款了，嚴肅地在聲明中附上證明材料，掩眾人之口也顯示自己訓練有素；如果確實沒退款，就不該無中生有再惹事端，這關乎一個企業的操守和品質。

又比如留言中的一些案例。有網友說曾提前數月在攜程全數預訂了客棧，但臨出發前忽然收到「等待確認」的信息。該網友調查後發現客棧新搞了促銷，認為攜程是私自把之前的預訂退了想再重訂偷吃差價。

但一退一訂問房間被搶了，攜程起先想讓客戶退單，該網友嚴厲拒絕堅持索賠，最終勝訴。又比如不止一個網友反映，攜程利用大數據，知道你訂了機票後，你就再也看不到目的地的便宜客房了……

而這一切，加上大背景，就變成了怨念深重的第二個原因，那就是：發生這一切亂七八糟糾紛的是攜程呀，幾成壟斷態勢的攜程呀。作為壟斷企業，從從容容賺該賺的錢就好，其餘的精力應該花在讓企業更有魅力而不是更黑照上。

思旋  
天地  
思旋

## 史上最大規模閱兵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中發表主旨演講，受到舉世稱讚後，習主席又在南海進行大閱兵。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包括有遼寧艦航母編隊、48艘戰艦、76架戰機及逾萬官兵齊亮相。習近平穿上迷彩軍裝，戴上軍帽，雄赳赳在海軍司令員及海軍政委陪同下，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國力。博鰲亞洲論壇是彰顯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實力，而今次大閱兵，是彰顯中國強軍的形象。

從多個媒體中看到中國海軍的威風和實力。藍天碧海中，艦隊與戰機顯示海軍飛躍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從中央军委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中得到重要的訊息：「強調軍隊聽黨指揮，捍衛國家權益，捍衛國家領土。中國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建設世界一流海軍，寄託中華民族向海圖強的世代夙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曾經訪港的遼寧艦，也在這次閱兵艦隊中。習主席還察看了遼寧艦艦-15飛機起飛訓練情況，直騰空而起，直插雲霄的壯觀，實在了得。習近平還一一與官兵握手，關心水兵生活，場面嚴肅又溫馨；彰顯人民軍隊偉大領袖的風範。看到今日我國海軍偉大成就，國人相當興奮。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軍隊力

面深化改革，加強黨的建設，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發展新型作戰能力，着力推進現代海上作戰體系。縱觀當下的國際形勢，中國必須展示強軍姿態，提升威信；如此可反制美國的印太戰略。

最近，台灣海峽因美國搞鬼，打台灣牌，台灣蔡英文甘做美國的棋子。「台灣旅行法」挑釁「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底線，這是全國人民不能容忍的。今次最大型海上閱兵，其實是訓練實戰，在海上大閱兵結束後，福建海軍局發佈航行警告，指出台灣海峽將於18日實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這對台灣當局特別是「台獨」分子是一個重要的警告。

事實上，這次台海軍演位置在中國海峽內，屬於中國內政，不用外人說三道四。最近「台獨」分子自以為有美國撐腰，這次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實彈演習，可能涉及及火炮射擊訓練，如此戰鬥目的是實戰演練，包括空中和水下力量的顯示，實際上也向國際社會宣示了中國強軍強國的能力。



習主席在南海大閱兵時發表重要講話。

## 英雄如山(上)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山，或巍峨高聳，或連綿起伏。從兒時記事起，父親就經常帶著我去四里山。「這座山是後來毛主席給起的名，也叫英雄山，這裡長眠着無數革命烈士。」他講給我聽。從此，「英雄山」這三個字就像一粒種子，根植在我的心中，每每想起它，我就想起毛主席，想起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英雄。

最初的記憶，源自上學時的掃墓。每年清明節的前幾天，學校都會組織高年級同學去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園祭掃烈士，去之前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根據老師的佈置，我買回黃色、白色的柔性綿紙，親自動手製作祭祀的小花，再找來鐵線紮一個小花圈，還要準備朗誦的詩詞。作為少年先鋒隊志願者，我被安排在王盡美烈士的墓前，向遊人進行講解。那個時候，沒有電腦，搜集烈士的資料是個不小的「工程」，通過老師的講述和多方的查詢，英雄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高大起來，在幼小的心靈中投下一抹紅色的影子。

徒步掃墓，整隊出發，浩浩蕩蕩，場面非常壯觀。從學校到英雄山，步行需要一個多小時，但沒同學喊累，我也從未覺得多麼遠。集體祭掃儀式分場次進行，先是敬獻花圈，默哀三分鐘，再每個單位致悼詞，深切緬懷革命烈士。那一天，總會下點小雨，雨絲裊裊，胸前的紅領巾迎風飄揚，我覺得無比神聖。置身烈士陵園，內心不自覺地會升騰起一種敬畏感，我告誡自己，好好學習，奮發向上，發揚烈士的革命精神，長大後才能報效祖國。在園內瞻仰烈士墓的時候，很多墓都是無名烈士，碑文上刻有：英名未留，魂昭日月。

我們停下來，拿出帶來的抹布，輕輕擦拭，拾檢樹葉，然後肅立，向無名烈士鞠躬，默哀悼念。記得當時學校有個同學，他的父親是警察，一次執行公務時因公殉職，被追認為烈士，安葬在革命烈士陵園。清明掃墓，我們會和他一起悼念他的父親，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会想起他還有個身份：烈士子女。

掃墓回來，我對英雄山也有了深入了解。一座山，多少為國捐軀。英雄山最早的時候叫「赤霞山」，清代詩人王蘋在山下置有田莊，其父的墓地也在這裡。因距濟南市中心四里路，這裡也叫「四里

山。」1948年，濟南戰役結束後，我軍有5,101名將士的熱血灑在濟南大地，各界都沉浸在萬分悲慟中。就在濟南解放的第21天，市政府決定在四里山修建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中途一波三折，直到1968年才正式落成。毛主席親自題寫的「革命烈士紀念塔」七個大字，鐫刻在34米多高的紀念塔上，成為園內最耀眼的標誌性建築。毛主席手書的「死難烈士萬歲」和其他中央領導的題詞，被題寫在清明廣場北側開國元勳題詞碑上。2005年，這裡被改建成濟南革命烈士紀念群雕，群雕整體高7.1米，意指黨的生日，象徵廣大革命戰士在黨的指引下奮勇征戰；寬2.6米，紀念在濟南戰役中我軍傷亡的2.6萬指戰員；長24米，與濟南解放日相吻合，寓意深遠。

一座山，多少英雄歌泣。1952年10月27日，毛主席首次視察山東，當日下午聽完視察活動計劃後，他問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世友同志，祖安同志的墓地在什麼地方？」「在南郊的四里山。」許世友回答說。黃祖炎是毛主席的秘書，1951年在濟南參加軍區文化工作座談會時，遭遇反革命分子槍殺，被埋葬在四里山。「我要去祖安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別，他去贛南接陳毅下山組建新四軍，到如今已經14年了，沒想到那一別竟是永別。」在許世友的陪同下，毛主席沿着蜿蜒山路而行，黃祖炎的墓在烈士陵園最高處，他快步來到墓前，深鞠一躬，並說道：「墓修得好，山東烈士的撫恤工作做得不錯。」他環視四周，青山蒼翠中遍是烈士陵墓，他不無感慨地說：「真是青山處處埋忠骨啊！有這麼多的英烈長眠在這裡，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

從此，「英雄山」這個名字聞名天下。後來，市政府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墓區最高處，建造「毛澤東主席拜謁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紀念碑亭」，永久紀念這一事件。一座山，多少光輝變遷。改革開放以來，英雄山景區變身市民休閒娛樂的濟南市著名廣場之一。廣場中央為「藍天舞池」，可以跳舞、滑冰，舞池北側矗立着一尊高大的毛主席雕像，早已成為這座城市的精神座標。2009年，英雄山合唱團正式成立，規模日益增大，現在已經發展到

生活  
雜錄  
吳康民

## 李儲文病逝

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最近在上海病逝，終年一百歲。這位溫文儒雅的共產黨派駐港官員，在港時和我很談得來。他曾經潛伏在教會中工作多年，到他身份暴露，許多教會人士驚嘆他這位紅色牧師，能講道遠勝不少虔誠的教徒。在革命活動時期，共產黨的人才多的是，潛伏在各行各業中的精英不少。

到了解放之時，有一部分精英暴露身份，令許多人驚嘆，覺得共產黨真有本事，扮什麼行業像什麼。像李儲文既能到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神學，又能在上海擔任主任牧師，解放後「搖身一變」，竟是個潛伏在宗教界的共產黨員。無神論者扮有神論者，「官」至主任牧師。共產黨的百變之身，的確可當「百萬雄師」。

當然，有些共產黨人會忘了初心，但堅持革命立場，堅持革命理想的總是多數。沒有多數的革命共產黨人，中國的紅色江山怎能保住？要在宗教界做統戰工作，首先要熟讀聖經，其次是要有進入宗教界的淵源。要把有神論為背景，而無神論是其實質，兩者表裡不一，表現出來實在不易。這一方面應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另一方面又要有在宗教界活動的容量。這種雙面人的活動，在過去的革命歲月中，已不容易，今天更加難以尋找。

李儲文在港工作時，與我有往來。難得的是他沒有官派頭，反而知識分子氣味較濃，在香港這個知識分子成群的地方，工作頗為合適。但我知道，他和許家屯並不太合得來，所以工作一個短時間後，便調回上海去擔任一個政府顧問的閒職。本來，以李的能力，還是可以多幾幾年具體工作的。

報道他病逝消息的新聞說，他在港與民主派和宗教界的關係良好，他為人平和，極少官氣，英文流利，實在十分適合在港做統戰工作。

百家  
廊

雲櫻

昨日  
紀  
陶然

提起段閱禮，我就會想到，當年，他似與王兆榮交情甚佳，每每聽到兆榮找他，拉長音調，「段……」於是，段氏這綽號就這樣形成了。進校分房，我被分到與段閱禮同一個七人宿舍，而且對面睡。他來自山西大同，號稱煤都。慚愧的是，雖然火車多次駛經大同，但我卻沒有下車，所以對大同沒什麼印象。

後來成立「滿天紅」小組，我們在一起，但時間不算長，除了留下合影，其他便沒什麼印象了。那時，我們組大字報寫手是曹惠民和趙文耀，段氏也應該寫過，但記不確切了。有幾次，我們七條漢子出遊，以北海公園湖水為背景拍照。那時的段氏頭髮烏黑，梳得齊齊整整的髮型，手臂上套了紅袖章，只是不知道為什麼精神不集中，目光飄向不同的別處。我們取笑，是不是以為鴻鵠將至？但果不其然，他後來似乎一帆風順，畢業他卻給分配到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

在寧夏師專任教，也不算太委屈他了。上學時，因同宿舍的關係，有一個時候，我與他說話比較多。他見我買書看書，大多是小說詩歌散文類，曾勸過我，你還是要多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書，我想他是從他的感覺出發，但我對理論不大感興趣，加上當時的文藝批評讓我難於投入，始終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

一九八六年，我去西安，然後搭蘇製小飛機飛寧夏銀川，那是螺旋槳軍用飛機，只有十幾個二十個座位。先是一個螺旋槳轉動，接着另一個螺旋槳轉動，轉完之後，飛機起飛，整個機艙裡的香港採訪團客人屏息，沒人出聲。一直等到飛機降落銀川機場，人們才獲得釋放似的歡呼起來。到銀川，我要找兩個校友，一個是下放銀川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副廳長的時漢人即金宏達，另一個便是同班同學段閱禮。金宏達達次晚就跑到寧夏賓館看我，談起往事，還說了一些嗚氣話，當時我選笑着勸他放開點，牢騷太盛防腸斷。但段氏卻沒找到，我

到銀川，他正好去北京。當時我們只能靠書信聯繫，以為可以見面，卻終於失之交臂，也只好歎一句，無緣！

但無緣也終於變成有緣，前些年，他們夫婦退休，他人在北京，他們也退回京城，每回去北京，我終於可以見到他。當然，跟我們其他人一樣，他不再是往昔大學時代青春勃發的模樣，總是戴了一頂帽子，揹一台長遠鏡頭的相機，奔忙於大學同班同學中，光拍別人，大部分時間忘卻自己。應該說，他是具藝術氣質的人，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始終不渝。那次，我和在同班同學聚會之後的次日，前往參觀王府井南口中國美術館的畫展，時間到了，匆匆往外走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正欣賞展出的畫作。我趨前叫了一聲，段氏！他回過頭來，見到是我，驚喜地握手，頻說，又在這裡見到你！剛說幾句，可是有人催我上車，我只好道歉，沒時間喝茶了，下回再長談。他送我到門口，揮手再見。